



一山集  
三

共七

^ 16  
2425  
3



和  
2425  
7-3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五目錄



行狀

領議政沈公行狀

成鏡都事申公最行狀

先祖考掌樂院正府君行狀

六代祖侍講院輔德 贈都承旨府君夫人鄭

氏行錄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五

行狀

領議政沈公行狀



公姓沈諱悅字學而自號南坡居士青松大族遠祖  
 洪符麗代官衛尉丞數傳而至左政丞青城伯恭靖  
 公諱德符始大顯寔生諱溫 國舅領議政府事青  
 川府院君謚安孝公寔生諱澮翊戴佐理功臣領議  
 政青松府院君謚恭肅公寔生諱浚內資寺判官  
 贈左贊成寔生諱順門議政府舍人燕山朝以直道  
 扞文罔後 贈領議政寔為公高祖曾祖曰連源領



議政謚忠惠公。明宗大王頌德重望儀刑一時  
配享 廟庭祖曰銅領敦寧府事青陵府院君謚翼  
孝公即我 仁順王后之皇考也考諱忠謙魁文科  
歷敷清要官至兵曹判書壬辰之難與鼇漢諸公協  
力 王室贊成中興之業追賜卮 聖功臣號封青  
林君謚忠翼妣曰貞敬夫人李氏王子鳳城君屹之  
女兩姓媿羨以隆慶己巳十一月十三日生公公於  
序為次以判書公命出後仲父成川府使 贈領議  
政諱禮謙夫人鄭氏亦迺日望閣也將誕之夕李夫  
人倚枕假寐夢珠兩乳滴簷前驚寤則公已出矣生

而骨相異凡廣額大耳聲如洪鍾忠翼公大奇之恒  
撫置膝上鍾愛異衆子諸長老見者亦莫不期以遠  
大 仁順王后嘗召入禁中時公年在髫髻略無惧  
色舉止豪縱 宣廟手摩其頂曰此兒當大貴沈氏  
之福其未艾也及授書聰雋絕人不煩程督文義日  
進仍力學不懈十八貫漢城試三場華聞大播己丑  
選上庠癸巳釋褐甲午補承文權知俄薦為藝文館  
檢閱冬忠翼公捐館舍公柴毀骨立持制有過禮者  
丁酉服闋拜待教奉教俄陞禮曹佐郎移兵曹冬又  
遭議政公憂也 宣廟前庚子服闋除弘文館修撰禮

曹佐郎累轉為正郎司憲府持平首劾亂政者  
公議避之入銓曹為佐郎兼知製教司書文學陸  
本曹正郎以事適未幾大臣請鈔選東宮官僚以專  
輔導之任復拜文學辛丑移校理仍帶春坊俄陞應  
教適授司成司宰監正旋復應教兼弼善皆棘棘盡  
職八月承命與副提學申公欽同修四傳春秋書  
成進秩通政拜兵曹參知承政院同副承旨冬為養  
乞郡特除為海州牧使公莅邑整維繩獨敷惠恤窮  
民戴吏戢一境翕然方伯報最特賜表裏獎之癸  
卯適付護軍押辰白禮曹參議出為江華府使為治

比海尤勤 御史褒聞又賜表裏及歸吏民追思勤  
石頌德乙巳自江華陞拜黃海監司威惠並行幽隱  
畢挾民艱兵額以釐以正黃人大喜又碑頌大遼丙  
午辭適拜兵曹參議丁未適授僉樞移參知俄以備  
局薦拜忠清監司 特命增秩嘉善冬以親瘠疏適  
戊申拜禮曹參判兼副樞管尋拜京畿觀察使時國  
有大恤命令旁午公左右策應衷裁合宜民不知苦  
事以辦治八月書 穆陵哀冊文陞嘉義俄以疾辭  
適拜同樞改左尹兼同知義禁已酉以大臣薦拜黃  
海道節度使庚戌丁李夫人憂壬子疊遭鄭夫人憂

秉禮逾篤不以年衰小懈甲寅制除拜同樞兼揔管  
適授安東府使未赴拜慶尚觀察使嶺南地鉅人衆  
俗好器訟素號難治初莅界狀報牒訴雲委阜積勞  
不可理公特命善書習事吏十數輩齊聲白之口酬  
手題剖判如流無留時決遣老吏吐舌嘖嘖曰真神  
才也古未嘗有也豪右望風屏息不數月政以大舉  
至今論嶺南賢觀察者指無得先公屈焉公以南方  
境接島夷備禦之策宜以時講而舟師凋弊緩急難  
恃遂条陳十策極言其疎虞之狀整理之術縷縷數  
千餘言無不鑿鑿中竅乙卯辭適拜同樞丙辰移刑

叅遷禮曹丁巳辭適六月書 懿仁王后追崇玉冊  
文陞階資憲俄又陞正憲戊午拜刑曹判書兼備局  
有司提調時奴酋襲破撫順天兵追出境外遇伏失  
利將議大發兵征之敕令我國操鍊兵馬七千以備  
合剿而光海方大興土木無應接意公憂之上疏極  
言其略曰奴酋桀傲日益強大稱兵掩襲陷沒邊城  
伏路邀截殺掠官軍罪惡既極兵端已啓問罪之師  
勢所必興合剿之舉似不但已在我之道唯當調兵  
辦糧若將朝令夕發豈可遷延等待不為整理乎萬  
一征剿之議遂寢而兵不出境則國之幸也如或克

定師期降勅徵發則以今之人心紀綱可能一齊調  
送於倉卒之間乎精抄七千雖不能準數聽調小不  
下五六千發兵五千則擔負器械者其數必倍滿萬  
之兵何以調發軍前糧餉何以接濟古人云興師十  
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俸日費千金內外騷  
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以我國偏小之地興兵萬  
餘轉餉千里則民心汹懼國內騷然行齋居送之弊  
豈止於不得操事而已乎况我國密邇奴穴隄備之  
策不可小忽而近聞兩界列鎮士兵盡散沿江一帶  
蕩然無備若使伊賊不得志於上國而怒我國應援

天朝移兵於我則以何兵力可以抵當乎思之至此  
不覺寒心近年以來國有大役征徭繁重小民怨咨  
古語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今之民怨可謂極矣不  
幸又有軍旅之事自古兵革土木勢不並舉而一面  
調發軍兵一面輸運木石內則呼邪之聲振動遠近  
外焉征役之人攔道號哭則其為氣像何如哉臣恐  
大役未完邦本先蹶嗚呼軍書交急事機極緊規畫  
料理不容少緩而廟堂之上論議不廣軍國之事主  
張無人 殿下試觀今日之國勢脫有緩急則有一  
事可恃者乎伏願 殿下亟傳宮闕之後專意防備

之事奮發乾剗開張聖聰數召備局諸臣於卧內容  
訪謀謨則其於選兵峙糧豈無其宜乎又日本司獻  
議申言 天朝是我父母之國而又有再造之恩不可  
不預練士卒以待徵發末端又曰人心之離合只在  
聖上轉移之間誠能下惻怛之詔蠲免征徭俾土木  
之後以紓民力使三軍之士有所增氣則感動之機  
豈外於此山東布詔書驕將悍卒皆為感泣民心之  
變遷唯上所使又陳西北二邊備禦之策光海雖不  
之罪內甚不喜時妖覲福同出入宮禁講張誕說公  
憤之捕囚痛訊同出謂人曰吾不畏死但畏判相之

威容矣公見奸凶得志國事同極常欲退休而堂姪  
挺世新罹永昌獄杖殞而其弟熙世為公繼子火色  
方急公為佞金門戶計不能決歸而龜勉供仕非公  
素志也已未出為咸鏡監司時奴賊猖然伺窺邊情  
汹汹公觀宣之外凡有係戎政關民瘼者無不悉心  
規畫大者驛聞小者立變其如停甲州築城後以紓  
民力革四鎮府判五營殘堡以省冗費出牧馬試才  
給賞以聳軍情揀武士隨闕補鎮以收人才發歲布  
貿米以益糧儲設武舉取人以添防戍之類皆公所  
請施而其他見幾先防謀謨密勿有非常情所可及



也庚申以疾再陳疏乞免未及蒙許本道儒生任轅等詣闕下上章請留公以不能檢飭部民陳疏自劾光海溫諭慰勉公不得已留撫辛酉瓜滿遼歸拜知樞壬戌又忝拜青松府使光海命移授畿邑改呂州未數月解紱歸通津先隴下若將軍命癸亥三月仁祖改玉促召赴呂任未幾拜京畿觀察使尋入為戶曹判書時新經昏朝奢靡之後府庫若洗公斟酌時宜量入為出省浮費杜私囑貿遷有無以備不時之需帑儲樂於剽溢而聽斷嚴明發摘如神猾胥斂手宿弊一祛談中興善度支者皆推公為首甲子賊

造舉兵叛公從上南狩軍旅之際調度信篋而能拮据供億未嘗缺乏至於行在大小臣僚亦無不足公者賊平扈駕還都以勞陞崇政冬書玉冊文陞崇祿時當鼎革之初羣議紛沓多所變更號牌量田一時並行公從容進言曰人情安於所常而不樂新法量田舊制也民不為苦號牌新法也民必驚擾頃者大同之法非不美矣民不便之旋行旋罷今又先行號牌則民間騷屑必甚目今纔經詔使民未堪命先舉民之所便者而行之徐待經界既正民後稍均然後次行號牌亦未晚也上深然之乙丑解度

一峯集 卷之五  
支知西樞累遷判尹刑曹判書右叅贊皆不久辭適  
丙寅復拜知樞陞判中樞俄以疾丐閑歸通津丁卯  
日虜變赴難以知樞陪 東宮南下全州為撫軍司  
堂上虜退奉 東宮會 上于江華 上還都陞江  
華為陪京留公為守兼經理使以公曾牧是府有惠  
政且才公為創設保障地也公葺治有緒不緩不亟  
小涉病民輒皆奏免築宮儲糧率以計辦集民賴大  
以安戊辰復入為戶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夏因旱  
災上劄極陳修省之道仍請減諸司浮費冗軍廩食  
進供着膳之物賤價重者以補賑恤其餘修繕營造

等役無論巨細一切請罷而尤於齊民困瘁之狀各  
徇私護之弊反覆陳卞切中時病 上皆嘉納焉已  
巳辭適拜知樞庚午改判中樞左叅贊工曹判書皆  
不拜壬申差追崇奏請上使時公脚瘡甚重自水湖  
與疾入城因備局啓適免甲戌乙亥連拜西樞皆辭  
公自癸亥以後引疾求退者非一而世方以通才倚  
重公為國儲胥雖不獲請自己巳九月至乙亥恒處  
江郊不受祿俸丙子復拜工曹判書兼判義禁累辭  
不獲始出行公俄以微故坐罷旋叙付知樞移判尹  
又適付知樞兼長金吾冬敵兵猝襲 王京 駕幸

南漢公隨 駕入城虜圍數重援兵絕影城中食且盡危在朝夕而廷臣各持所見論議乖張公甚憂之會聞虜使以和事來刺城外遂上劄曰兩國交兵使在其中兵家之事也敵之誠偽雖不可知所以和為名而來則必有所以今宜差遣的當人負措辭開諭曰當初爾以 王子大臣為言故我為兩國生靈屈意許之爾乃反覆不信又以 東宮為請此則決不可從也三軍扼腕皆願血戰不復念和矣今爾復以好意來告果能誠心請成退師江外則 王子大臣亦可遣也不然則唯有戰耳以此意善為說辭以觀

其答兼探虛實亦是兵家之一道也近日我軍剿殺虞賊朝廷動色相賀若將如是而可以了此敵者臣竊悶焉自今被圍累日尚無蟻子之援敵若添兵城中食盡則奉 君父於一汙孤城之中其危不啻一髮豈不思緩禍之計決存亡於一着哉臣之愚意一面差人往來以示羈縻之色一面埋伏截殺俾不得迫近城下以待外援之至方為萬全公意蓋欲緩圍以待諸道勤王兼探敵情虛實以為善後圖而浮議譁然以公倡為兩端之說搖動軍情至請焚䟽而不

用焉丁丑陪 駕還都又拜判尹以扈從勞陞輔國



之極無計調辦彼又續發恐喝語中外汹惧 上特命左議政崔鳴吉入瀋探其情實公又上劄曰清人之所大欲只在發兵發兵大事既已聽從則此外千言萬語都是虛喝不必送大臣以貽一路之弊也糧餉一事以歲飢難辦畜弊難輸之意善辭懇乞則或可得免至於軍兵我國人心素貴科舉若特設一科取人調遣補以兩西束伍則自可充數矣又曰今此發兵雖出於不得已戴履天地何以為心徐觀事機兵將出境則通諭都督似不可已自 上或直為揭帖或令邊臣因往來漢人付送尺書洞陳事勢之萬

萬不獲已則天下之人曉然知我國情勢之可矜矣一面直告于清國曰二百年臣事之國一朝加兵而無一言以告則人情天理豈容如是據實直言無有隱諱則彼欲張皇聲勢以為恟和之計助兵之言必不深怒矣遂停崔公之行而彼亦不能有加於我公痛國勢危感民生艱悴慷慨流涕曰人臣到此唯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大而軍國重事小而錢穀細務無不一力擔當知無不為言無不盡朝野顛望 上眷益注九月自度支大拜為右議政公五上章懇辭上溫批不許再遣承旨敦諭公始拜命他大臣言此

時度支任重非公不可啓請兼帶公上疏辭曰三公  
兼領六卿 祖宗朝雖或有之皆有實任大臣則兼  
領摠察而已不可創前無之規虧損國體 上不許  
公又上章苦辭於是始出代公者以公兼攝其倚重  
如此公以壺位久虛而清俗重婚媾萬一有不可言  
者何辭以拒請早建長秋又以亂後士大夫半鄉半  
京稱病呈告紛紜避事瘵曠日甚上劄請責以大義  
警動其心而公率先百僚卯仕酉罷終始不怠人以  
為難而不喜者亦多已卯以疾引入呈告幾二十上  
章亦七八上 上終不允四遣承旨敦諭公感激殊

恩出視事六月以進賀使赴瀋八月復命庚辰始適  
付判中樞時 東宮久滯異域廟堂適因機會遣使  
請還既得諾而旋以民弊中止公上劄爭之辛巳拜  
領中樞癸未復拜左議政夏旱災甚酷公引漢故事  
上劄乞免且曰審理冤獄欲其宣通幽鬱導迎和氣  
而畢蒙恩赦不過輕囚罪已求言乃是反躬自責取  
人為善而言涉不諱未蒙察納避 殿減膳只歸應  
文遍禱山川徒為瀆神如是而欲望轉災為祥不亦  
難乎伏願 聖明益加敬天之實更盡修省之道體  
森林之六責效宮庭之露禱以回天意而囹圄之間

一  
流配之中常赦所不原者亦令疏釋以示曠蕩之典  
下十行之 教以求忠儻之言言雖不中不以為罪  
減去常膳以示貶損之意振淹滯以通湮鬱寬賦稅  
以蘓貧民使人心悅豫和氣流行則天災可弭乖氣  
可消矣又請發江都南漢儲穀七千餘石分給諸道  
賑恤窮餓 上皆嘉納焉五月陞領議政兼內訓兩  
局提調冬因人言引咎辭退 上至批以身佩安危  
等語五遺近侍教諭甲申春始遶拜領樞三月沈器  
遠謀反伏誅公叅鞫獄完拜鞍馬之賜七月復入為  
右揆八月又辭遶拜領樞十二月復拜左揆乙酉正

言李晚榮言事獲罪公上劄極陳 上不從因臺臣  
疏批下嚴旨公仍累辭不已三月遶拜領樞丙戌咀  
呪獄發公詣 闕叅鞫得疾還家以正月二十三日  
考終于正寢享年七十八訃聞 上震悼輟朝三日  
遣禮官致祭賻贈有加上自公卿下至委巷賤胥莫  
不咨嗟太息曰賢相亡矣訓營士卒追感公舊德會  
米米哭者幾數千餘人有司庇喪以同年三月永寧  
于楊根郡治之南某村某向之原哀榮之典備矣公  
前聘宜寧南氏叅議彥經之女繼聘杞溪俞氏進士  
贈貧成涵之女判書絳之孫景安公汝霖之曾孫大

有婦德事舅姑以孝御下以恩承奉公無違公甚敬重之先公六年卒兩夫人俱祔公墓之左嗣子熙世登文科歷官天曹郎止弘文館校理亦先公一年夭以靖社元從勳 贈都承旨側室舉二男長廷男折衝次廷達業儒校理先娶監察俞大佑女生二女長適成鏡都事中最次適察奉李行逸後娶縣監朴安鼎女生三男一女男長樞監察出繼本宗以次子機承重次幼女適進士申最樞娶察判趙珩女生三男幼機娶僉正趙胤錫女未有子中最生二男四女男長儀華進士女長正字權斗樞次士人韓伯箕金奩

餘幼申最育三男二女皆幼內外曾玄凡十數人公才智出天計慮周詳臨事決機迥邁人表性又莊重簡默而輔以學識言笑以時動靜有度長不論中人而鬚髯翩翩符彩端凝望之儼然自不可犯居家孝友無至事大夫入左右就養自定省奉引至滫瀡甘旨無不備極其誠年高位隆服勤猶如童稚時有所欲為苟不大害義者必屈意承順每於佳辰令節會親黨大供宴樂奉觴上壽閭里歆艷稱歎相傳以為榮弟悰及其子廷揚皆早夭只有一孫女公為致于家撫養備至及長辨裝婚嫁除給減獲田宅以制生



理視其出如已孫兩妹寡居友愛尤篤得一味必分之其他內外宗族待之各盡其道凡於吉凶慶吊窮寒困乏盡力賙救不問有無親疎遠邇咸自克然有得每有事必曰吾相公活我矣及沒哀傷追慕逾久不衰奉先祀以禮饌品必潔齋素必誠非有疾病大故不使攝也媵妾雖多而莅之以莊閨庭內外斬斬如也御僕隸有法而軫念飢寒厚其衣食恩威並濟待吏胥極嚴而敷著誠信終始如一使自感服人雖素不識若見飢餓不自存者解脫無惜隱痛形於色辭賦獲如有爭詰者雖明知已有輒與之不與較曰

安有身為宰相而與匹夫爭訟者客至必饋居常親知來依仰食者甚衆以此家號素饒內宗枵然而人之感戴德惠聞計奔走如喪親戚者指亦不勝屈矣筮仕五十餘年內外燥濕踐歷殆遍四莅雄府膏澤洽民七鎮巨藩威績遠著三掌度支國儲告裕久判金吾識獄稱平若大若小機宜咸中以文以武望宗俱全而唯以忝負職事為憂不以榮華升沉為意早際清明荐敷華貫不自亢高中遭昏濁擠斥散秩亦不貶損晚復際遇位極台鼎尤以盛滿為戒當癸亥改王之初新貴滿朝議論蜂起公以先朝舊臣跡

一峯集 卷之五 十一  
頗齟齬舊所不喜者又從而媒孽其間雖 上眷隆  
重不忍便退隨拜旋辭長在休告暨乎丙丁國危如  
綴自念以喬木世臣荷國厚恩危急存亡義同休戚  
遂竭誠奉公供職如嗜欲剽劇若游刃見朝廷過舉  
輒盡言不諱得一善策必建請乃行而事或有不得  
如意則終宵不寐若恫在己忠君憂國之志可質諸  
神明而其於愛民力節經費尤致惓惓卒能緝縫涸  
隙拯濟艱虞陰壽國脉於無窮公之事業可謂韙矣  
而其於進退仕止之義亦可謂雍容不苟矣素不喜  
黨論常曰士君子立心當公平正大惡用是黨偏為

我又不喜與人造請公退杜門却掃端居終日見人  
若傳合時議馳逐干名者若將晚已尤耻濫名當官  
莅職一務誠宗稍有一事涉名則輒決去不為其自  
守不撓如此而與世軒輊除拜多在通塞間者亦以  
此也持己廉謹例俸之外不妄犯尺寸恂恂不伐未  
嘗為崖異斬截之行故人鮮知之性嗜學末年雖眼  
瞽不卞細字而猶令侍者抽讀古史聽之自少讀書  
能數行俱下為文明白剴切不事雕飾而尤長於章  
奏每於備局坐召郎僚使前口號疾書不復加點而  
條暢支達曲盡事情詩亦清麗典雅而不屑喜為筆

法吳興楷婉端飭公私金石跡殆遍焉陞資亦多階  
此而耻以一藝名每承教必累辭不獲然後乃書至  
如射藝之類亦皆妙詣蓋得之天才非習而能也所  
著放逸奏議二卷詩文一卷藏于家嗚呼天之生人  
鮮能兼備多藝者缺行飭躬者寡智此古今之所同  
患也若公則不然寄以字牧則黃霸之治潁也任諸  
方面則張詠之鎮蜀也使掌邦計則劉晏之善籌畫  
也而至若孝友敦睦之行雖范希文亦無以過之豈  
非所謂全才卓行碩德君子也歟位登三司官非不  
貴年躋八康壽非不遐唯其跡與時左才為人忌不

能盡展所抱雖不可謂不用公亦不可謂究公用也  
嗚呼惜哉顯期於公為外近族而實嘗提督公家有  
祖孫之義焉幼侍分甘親承警教當時稚昧雖不能  
有所知識然亦嘗矚公之才觀公之德景仰欽歎非  
一日雅茲敢不揆荒拙略叙世系官歷如左以備知  
言君子財擇而後生末學識淺文陋其於大君子氣  
像言行惡能發揚一二且其壯歲蜚英之跡門無長  
老無從而問謹採舊所稔聞者識其梗槩茲又曷足  
以徵公十一也嘉林後人趙顯期謹狀

咸鏡都事申公行狀 戊戌

公諱最字季良自號春沼高麗太師壯節公申崇謙  
之裔也太師翊麗祖為元功竟代主徇節人以此紀  
信賜籍平山後世遂為平山人迄麗季簪紱相襲入  
我朝益蕃昌其著者曰右正言諱曉仕 太宗朝言  
事不合退歸鄉里屢徵終不起高祖諱瑛右叅贊謚  
夷簡公曾祖諱承緒開城都事 贈領議政祖諱欽  
領議政謚文貞公相 仁祖大王配享廟庭考諱翊  
聖尚 穆陵文貞淑翁主封東陽尉連世用文章致  
盛名公東陽公第四子也以萬曆己未七月二十四  
日生是夜文貞公在日舍夢金鳳之兆心異之俄而

聞舉公以叶名小字謂叶厥夢也幼岐嶷俊發嬉戲  
異凡兒尤聰警善學纔授書已無肯綮有所述作輒  
出人齊元十三嘗步韓昌黎南山詩韻諸前輩鉅公  
見之極稱歎以為不可及十六舉司馬解額高等翌  
年赴覆試文為第一而考官嫌其年少降置之第三  
華聞藉藉一時知名之士争相慕遊顧公不屑屑為  
舉子業遂湛淫於六藝百家之文汪洋大肆所造日  
高聲名益大振即不論薦紳儒林雖委巷胥徒無不  
習知公名數世之將秉文衡者必先指公諸生亦多  
有質業者戊子朝廷薦授大君師傅是秋擢 庭試

一峯集 卷之五  
補承文權知俄被薦爲史局錄玉堂南床兼說書時今  
上在春宮方懋聖學公每入侍講席剖析疑義論說  
明暢又旁引古今治亂得失盛衰興敗之由反覆敷  
奏上爲聳聽他講官皆結舌莫能間及 上嗣服公  
又以為納諫人主盛德用舍爲政大要今日先務無  
過此二者遂與同僚聯名投疏援據辟曉諷諭切至  
上嘉獎命節要以進俄拜檢閱 上嘗夜引筵臣從  
容論程氏心學圖左右辭謝對不悉公爲越席陳辨  
無滯義 上稱善賜醞未幾時事漸變而公有所不  
愜遂自求罷自是屢罷屢叙常不出藝苑堂後辛卯

以纂修郎與修 仁廟實錄復拜待教陞奉教兼帶  
春坊冬遭伯氏禍挈家歸廣陵村莊爲終焉計壬辰  
復叙拜奉教陞典籍癸巳移授狼川縣監居一年又  
有不樂棄官歸丙申又出爲咸鏡都事公自辛卯  
來意忽忽感憤徃徃被酒泣下內固已隱鑠而齟齬  
者復擠之遠惡水上風雪又不能無傷及歸感疾彌  
劇遂以戊戌正月初七日立享年僅四十吁短矣哉  
以其年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廣州苴草村寅向之原  
從先兆也公娶青松沈氏校理熙世之女生二男七  
女男長儀華亦進士第三次範華女長適正字權斗

樞次適士人韓伯箕金奩餘皆幼公孝於親友於同  
氣九歲遭貞淑翁主憂致毀如成人及丁外艱秉禮  
祭苦嬰疾幾不救與諸兄弟鼎峙而居怡愉湛樂靡  
日不相從為人軒豁豪爽而濟以和易與人交割去  
唾畛洞見肺腑汎愛衆儕流有被謗議而涉閭習者  
必極力救伸好獎訓後進有一善疊疊稱揚人有逐  
炎涼為去就先附後背者亦道然不為意曰寧人負  
我毋我負人非古人語耶惟其任真坦率邊幅濶踈  
未嘗強為擊蹠曲謹而惡世之藻繪嫺飾態色為悅  
者視之蔑蔑也由此流俗多不悅狀類秀偉廣頰豐

頰踈眉目美鬚髯符彩翩翩出入常暎帶數人言論  
磊落辯博能伏一座尤善言國家因革人物出處典  
章儀文本末損益了了若燭照數計聽之豁然喜飲  
酒飲必醉醉後語益豪慷慨談天下事若旁無人也  
常曰天之生才有不同使我掌兵治財固不能如其  
斟酌制度刪定律令差有尺寸長翕又曰論人當先  
觀其標致如古之奇偉之士與時不諧沉冥麴孽者  
揆以儒家繩尺誠過矣然其高風逸韻豈恒人所能  
彷彿耶又曰治天下國家自有時勢機要不知此而  
徒事作為譬猶庸醫不知病而妄施砒劑其不殺人

者樂何也蓋有所感發而言也公雖長於綺紈乎脫  
略奢靡習唯酷嗜書平居左經右史日伊唔其中為  
學甚博邃於禮明於易範旁通衆技以至卜筮岐黃  
家言靡不淹貫為文敏妙精深務祛陳腐語工於古  
賦詞得楚人遺詞詩亦沉鬱蒼古自闢堂與所著有  
圖數童觀家禮附說及他詩文六百餘篇又有十一  
原者論治道甚詳皆可以傳于後也嗚呼公生自名  
家早服庭訓長又自奮勵所抱甚鉅復既通籍金閨  
世之期公非巖廊則必掌詞命而煥王猷也公亦自  
竒其才謂將一發施當時非意遭家難抱寃莫白悲

憂鬱悒無復意於人世而人之媚三擯斥久逾甚卒  
顛頓困瘁百不試一年又纔及強仕遽齋志泉壤噫  
豈非命也然古人不以窮達為欣戚以名不稱為悲  
若公雖不遇於今其名與文將垂之永久而不朽又  
何足慨也顯期與公有通家誼從遊問字幾二十載  
年輩邈然後先而顧相得驩甚每竊以為公之風流  
標舉自非今世人求於古庶幾王逸少衛叔寶之流  
輩而若其抱才莫售感慨跌蕩與宋之蘓滄浪同調  
也以是自識矣及公沒後余往拜沈恭人恭人泣謂  
曰良人在時嘗言世無知我者我沒而能記我行不

失實者唯某也子其記之言訖復泣余亦投涕不敢以文辭蓋以世之知公無如我之知也且不忍負公平昔之托也久之進士君又屢見促遂略叙公氣誼事行以備知言君子財擇焉

先祖考掌樂院正府君狀代家君作

先府君諱希進字與叔自號丹圃居士氏出林川其始也有諱天赫中朝進士仕高麗封嘉林伯自是族大以昌世襲簪纓九傳而至諱元卿官成均館司藝寔為府君高祖曾祖諱翊登第負時譽而忤孽臣袞見斥散秩終於軍資監正兼承文院叅校祖諱應

恭黃海都事兼春秋館記注官考諱瑗早以文望顯魁司馬擢高第敷歷清要止承政院承旨以子竹陰公貴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自入三國朝至府君凡六葉連以科第進世多榮之妣貞夫人李氏全義人姓高麗太師棹之後左叅贊俊民之女也判書公出後季父贈左承旨諱應寬府君又以判書公命出後同宗諱璘侍講院輔德贈都承旨諱之瑞叅奉諱理學生諱得璜即上三代配安東權氏別坐運之女承旨公妙齡冠上庠又舉宏辭第一受知成廟久居經幄與許文貞琛同為燕山師竟以直



道杆文罔 中廟改玉首褒贈錄清白事載 國乘  
叅奉公遭家禍終身不復舉以德行稱於鄉里鄉人  
立祠俎豆之學生公連二世俱早夭不振此府君世  
系也府君昆弟四人長希正死於壬辰兵亂以孝旌  
閭次希哲能詩文善草隸早擢第官止尚書郎壬辰  
與兄同死次希逸即竹陰公魁司馬再登第 賜賚  
湖堂官至禮曹叅判以文章鳴世季即府君也府君  
以萬曆己卯正月十七日生幼聰警夙達從諸兄學  
不煩程督文義日進時以四鳳目之壬辰兩兄俱罹  
害府君亦不免見擄賊愛其英秀而恐其亡隄備甚

密府君能乘機伺隙卒以計脫歸時府君年十四人  
以為難府君少與隣人某友善往來而其父方在史  
職某嘗裂草記包果以饋府君欲分諸姊妹誤持還  
家而不之察適有醫到見有犯 上語歸洩之仇家  
仇家遂嗾告都堂於是判書公與竹陰公及府君暨  
隣人某俱被逮人皆惴惴謂不善對必死及對辨某  
恇恇不直白府君折之曰吾家安有此等文字爾父  
方為史官此必史草棄置者無疑也府君於鞫廳下  
刑杖左右森列而略不動容從容卞折堂上諸宰皆  
嘖嘖曰趙某可謂有子由此兒衆皆活矣供上 宣

廟究其寃不罪繫理凡三月卒無事得釋丙午中司  
馬試出遊泮宮繩墨律已持論正直而好善疾惡分  
別太明媚嫉者亦多嘗於謁聖試考官擬府君文第  
一將拆號以一字違式遂拔去竟中丙辰別科時權  
兇竊柄排擯不附已者斥補成均權知移授碧沙察  
訪未久與帥臣不愜棄官歸府君痛時倫紀斁絕善  
良違禍絕意仕宦忍飢家食唯以書史自娛癸亥  
反正始免新任于本館公光炫在史局欲薦府君  
為代府君辭曰吾年衰家貧官已階七品遠圖一縣  
活妻孥足矣拗入華貫以徽名非吾志也金公遂止

被薦堂後騎省郎例以博士陞典籍遷工曹佐郎兼  
纂修廳郎廳未幾擬宜寧首望時 上適親政顧謂  
銓判吳公允謙曰如趙某可處侍從胡遽外補耶吳  
公對曰聞某有嫌避事自求出外故姑徇其志爾  
上曰如某有文華人豈必調外也久之始下恩點有  
惜去意蓋府君以假注書屢入侍 上已默察其才  
也宜在嶺南僻遠而前此屢經貪污吏官儲枵赤百  
弊蝟滋府君下車洗心奉公徵逋欠東豪猾平賦均  
役聽斷詳哲而尤以興學養士賑飢蘓殘為先務始  
終不怠居數年邑政大舉風化一變而庫藏亦充衍

遂為嶺之一饒邑方伯褒聞十考俱居最及歸吏民  
追思之來往問訊垂數十載不絕秩滿以刑曹正郎  
召入朝議將擬憲職而府君顧不樂在內又力求為  
瑞山郡守為治如宜寧而豪右被裁抑者嘗私憾騰  
謗不已府君遂棄歸自此屢起屢躋位僅躋三品內  
而直講工曹正郎奉常掌樂僉正司饗司導軍資掌  
樂正外而黃海都事青松府使是府君所踐歷而若  
直講工曹正郎司導正則俱再莅屢帶春秋館記事  
記注官官無間劇皆棘棘盡職府君以甲申九月十  
一日卒于青松官舍享年六十六以其年十一月葬

千鎮岑嘉壽村先隴下卯向之原府君先後娶前妣  
南陽洪氏佐郎涵之女無嗣先妣淑人俞氏祀溪望  
闕僉正贈承旨大偁之女進士贈贊成涵之孫判書  
絳之曾孫景安公汝霖之玄孫尚衣判官清州韓公  
諱漪之外孫生於萬曆甲申十九歸于府君先府君  
二年下世即崇禎壬午享年僅五十九與府君同室  
生四男四女男長世馨以蔭階通德郎次即不肖時  
馨壬午進士筮仕為縣令次文馨己卯進士次郁馨  
次女長適尹源慶次適李楚奇俱士人次適閔晦廣  
興主簿次適閔鑄亦士人世馨娶判官盧士召女生

一女適鄭有禧時馨娶贈參議沈廷揚女生五男三女男長遠期進士次顯期生負次聖期昌期亨期女長適宗室益豐君涑餘幼文馨娶郡守李景滉女生二男三女幼郁馨初娶朴誠之女生一男慶期繼娶南斗建女生一男一女幼尹源慶生三男二女男曰快曰弼聖曰恂女長適參軍黃玠次幼李楚奇生二男三女男長之斗女長適崔時爽餘幼閔晦生一男五女女長適監司元萬石餘幼閔鑽生二男一女幼遠期娶領議政李景奭女有三男四女顯期娶大司憲金佐明女有二男三女聖期娶都事李尚元女有

一男一女昌期娶生負沈標女有一女亨期娶郡守李山賚女有一女尹快有三男一女弼星有三男李之斗有一男崔時爽有二女內外孫曾凡六十餘人府君孝友根於天植敦睦著於族黨小而事判書公左右服勤誠意備至判書公晚嬰痼疾恒在床褥府君夙夜侍旁親湯藥以進謁醫訊症遑遑如不及食不以時寢不解衣者累年宗戚感歎共稱為孝兒及遭大故水漿不入口柴毀骨立幾至滅性秉禮逾成人長而事太夫人尤極誠敬有所欲為必竭力承順每晨早起盥灌問寢於外雖盛寒不命之入則侍坐

廳事不敢入夕必具酒肴與諸兄弟湛樂於前夜入  
乃罷事竹陰公如事判書公年高執子弟禮逾恭晚  
唯有一姊友愛尤篤得一味雖少必分之親戚無問  
疏通待各盡誠窮鄉庶族若有寒餓者調救如不  
及不顧有無人亦感戴不能忘焉光海時竹陰公為  
奸兇所構捏荐棘絕塞而兇徒猶信然未已事將有  
不忍言者時太夫人年踰七十晝夜號哭府君痛迫  
焦勞為廢寢食苟有以解脫竹陰公者無所不用其  
極雖寅緣相識轉通當路而不至害義亦不暇恤也  
如是四年竹陰公賴脫機穽得放還田里而是歲已

未竟遭太夫人憂府君殞絕泣血持制有過前者  
中興初竹陰公復顯于朝府君亦駸駸向用而不悅  
者反巧撫當時事為擠擯府君地殆途枳棘索媒於  
此府君不以介意嘗曰家兄陷於死地老母年近八  
十晝夜號哭為子弟者若置之無可奈何而不竭心  
力救之吾未知其可也凡世之公於論者咸曰某甫  
登第八年尚不為免新安有非道千人為進取計如  
謗者所誣也潔其身且盡孝悌宜可為世稱而反以  
是齟齬之是亦何心哉惟府君絕口未嘗自下其於  
榮辱窮通是非毀譽一付之命而坦如也府君性嚴

重簡默平居却掃端坐不設情容尤不喜與人造請  
雖少時親交及其官位隆赫亦不先屈以自貶非親  
舊慶吊常杜戶罕出也善飲酒能多而不亂所守甚  
確事所當為雖涉於權貴而不毫髮撓非其意也雖  
世號達官名流持道塞關者不小強言笑苟同如見  
尚氣凌人者尤不借色辭若將挽焉由是年少輩尤  
嘩然大噪極力詆毀至劾以侮弄臺諫輕蔑朝廷等  
語而府君亦不以比小挫焉丙子 上曰虜變急狩  
南漢府君蒼黃追扈夜始入城北聞 上已出南門  
幸江都遂旋出止徑向江都時天寒夜黑水途又險

蹙不堪行 上乃還駕復入南漢而府君行數十里  
始聞知亟馳向城下則賊已圍累重不能入矣仍轉  
徃江都見守臣極言賊勢浩大宜急設防以備不虞  
時受命諸臣恃長江為天塹無意為備禦計及聞府  
君語笑以為恟而不聽卒致覆敗府君每慨然以為  
言府君教子弟甚嚴常曰凡為人子之道躬先孝悌  
服勞長者可也至如文墨當於餘力勉之以故子弟  
侍側必正衣冠終日危坐未有命不敢退私室素不  
悅芬華奢靡之習於衣服玩好一切世味泊如也唯  
篤喜書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而記性絕人凡典墳丘

索諸子百家之言無不淹貫融會於經傳尤反覆溫  
繹居恒講誦至如稗史小說一過目亦終身不忘並  
其書第幾簡而能念之嘗與任踈庵叔英同入塲屋  
有人求祝氏類書者踈庵戲謂曰兩部來矣其人亟  
求見笑指府君及其腹曰在此矣其人愕然而去戰  
藝科圍舉輒屈儕偶解額課試屢居高等顧奇蹇困  
厄晚始得一第為文平鋪富贍授筆立就滔滔數千  
言於詩最專意著功上自李唐下逮宋元諸人舉皆  
浸灌取裁厚蓄宏造蔚成一家言往往遇興揮洒不  
甚經意而濃腴華敏各適其體生平所著積成卷秩

俱見逸兵火僅有若兩篇藏于家筆法吳興亦能臻  
其妙焉嗚呼府君以名家嗣摛經辨志早自鏤礪躬  
行誼挾才藝有可以顯于時者而始遭昏濁沉淪不  
售晚際清明復軒輊寡合位不滿德年又不享遐壽  
嗚呼痛哉府君棄不肖等寒暑今十五易而墓道尚  
闕顯刻不肖等重懼府君懿德純行卒湮沒無傳茲  
敢略次世系官歷仰溷於相公閣下以供財幸而不  
肖等即顛蒙無所識其於先府君平日言行固多忘  
漏而不敢有小增溢伏乞閣下特垂哀憐惠之一言  
以為不朽地則不肖等庶可因此藉手歸見先人於

地下不勝悲泣祈懇之至

六代祖侍講院輔德贈都承旨府君夫人鄭氏  
行錄

公諱之瑞字伯符林川人遠祖天赫中朝進士仕  
高麗封嘉林伯六傳而至門下祗候諱淳生門下侍  
中嘉興伯諱石堅侍中生殿中御史諱益殿中生司  
醞寺直長諱敏原直長生諱瓚中進士及第為司憲  
府監察早卒 贈執義寔為公皇考妣鄭氏生負叅  
之女以景泰甲戌生公公生而秀異姿容玉雪聰警  
絕倫纔授書已通大義開口輒出奇語人以神童目

之八歲往學于執義同年在晉之蝟淵村者其時方  
伯亦執義同年也聞公名思欲一見及至晉直詣蝟  
淵上邀同年使率公來公風儀動人言辭閑雅方伯  
已注視曰果符前聞仍呼韻令賦近體公立對曰蝟  
山山下有深淵帖帖平波印晚天片片白雲生鏡面  
高高紅樹映汀邊揮鞭客子沉歸影伐木樵童倒聳  
肩方伯嘖嘖暗稱至結句堅字公遂應以幾箇青蒲  
多少節無端回首憶符堅之句方伯大奇之執手歎  
賞曰監察雖早後此兒必作鳴世人以顯父母及長  
文章日成華聞大播於成化甲午中生負第一進士



一 卷之五  
第二文丙科越五年己亥又擢重試第一人號其居  
為三壯元洞是歲築城君魚有沼率諸路兵數萬征  
建州衛募僚之選極一時才望而公實膺其選時公  
年二十六賜長暇讀書錄玉堂歷按理應教移侍講  
院弼善陞輔德時燕山主在東宮日事遊戲專不留  
心學問 成廟棟朝臣端方有文學者使訓誨之公  
與許文貞琛同為講官公天性鯁直又重被 成廟  
之托慨然以師道為己任每當進講諷諭切至深中  
其病而燕山聽之逾邈公時或投冊於前曰鄙下不  
力學至此臣當啓達 殿下燕山甚惡之視如仇讐

一日東宮官因講入侍仰見壁間大書曰趙某大小  
人聞者為公危懼及燕山嗣位公知不克負荷乞守  
昌原府秋毫無犯撫摩盡誠闔境父母之未幾解綬  
還鄉扁其亭曰知足左右圖書吟哦自娛若將終身  
者蓋十餘年甲子士禍起與鄭公誠謹同被繫逮首  
遭酷刑沼其宅投屍于江當其被刑雷霆暴起風雨  
大作人皆曰正人之死天知之 中廟改玉褒贈都  
承旨又錄公清白夫人鄭氏延日望闕生負允寬之  
女文忠公夢周之玄孫世家山陰公喪窆後娶焉甲  
子公將就理舉酒與夫人訣曰吾之此行必不能返

一 卷之五  
三十一  
奈祖父神主何夫人泣曰當以死自保既而公見害籍家財夫人沒為城旦無所於歸鄭公曰家已敗矣盍還本宗以觀其終夫人以義絕之曰良人托我以祖父神主妾許之以死豈官中負且良人之妾別有第宅可以往依遂抱神主詣其家時子琛在襁褓理在腹夫人流離草野備嘗艱險手拾木實烹爨瓦甌朝夕哭泣奉奠如聞中使到境即抱神主伏於舍後竹林或至數日以終三年丙寅反正遂復舊家奉祀事如常一邑稱之李公塢牧晉州啓旋其門世之篤論君子謂夫人以忠義伯後來配公矢死無二不繫

世類雖曰尚矣源清之流表正之影豈無所關云云公凡舉三男長程燕山時再拷禁獄百死一生謫南海靖陵初舒冤拜軍資叅奉仕一年棄官歸鄉終身不復舉以德行稱鄉里鄉人立祠祀之次即琛生負次即理叅奉有三子得璜得璜得瑜得璜早卒有子曰璘亦早夭無嗣以族子希進為後登文科官掌樂院正即我先祖考也琛有三子二女子曰光燧光炫光玉女適門人鄭希鳳萬戶梁淑理有一子一女子曰光翊女適南泰亨有子曰擘承旨內外曾女凡若干人公居家孝立朝忠剛毅而有節貞白而勵

至操其事親也自以早孤為終天痛每值先忌前一  
夕必設位具饌于正寢齋明盛服儼然對越達宵不  
交睫既祭追慕哀號極其誠愛庶幾視於無形聽於  
無聲之孝也其從政也惓惓以扶世道立人紀為志  
嘗曰士生斯世所嘗竭力者唯忠與孝而已利害榮  
辱非所計也正色持立直言不諱士林倚重謂汲長  
孺復出也及侍書遂潛思宿講殫心啓迪其於聖帝  
明王嘉言懿行未嘗不反覆陳誦其於暴君汙主悖  
德亂政未嘗不流涕告戒雖知昏狂自棄難與有為  
而上念國家下顧民生冀或有一分開益勤懇懇

不忍自己則是誠出於仁人君子至誠惻怛之意而  
及其末如之何也便能脫身長往與世相忘至十年  
久則公可謂見幾勇退超然溷濁深有得於明哲之  
訓而卒嬰奇禍者斯窳闕乎天也豈人力所能為也  
公於辭受尤致謹嚴非其義一介不以取人鄭公誠  
謹亦以清白同名於世龔翰林用卿來使我國簡嚴  
自持雖微物亦不取焉國人竊言公毋以潔白自高  
我國亦有趙某鄭誠謹云此雖公之小節修於己而  
信於人沒後數十年猶為輿論所共頌則豈與夫佞  
倂自好見稱一時者同日道哉南冥先生曹植誌公

墓曰延陵季子之墓無他羸聖人之辭幹矣兒童君  
實走卒司馬國乘有傳人口有銘庸詎贅為獨痛夫  
彼燕山兮不與我好君亡身死為當日蕭望之為異  
時吳子胥呱呱之慟叫叫蒼蒼者矣又曰昔子產之  
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直也植繼之曰輔德亦古之  
遺直也又曰身百碎兮蘭之玉家雙節兮湘之竹羊  
公一石淚可目兮比干七竅口不可讀又於遊頭流  
錄有曰看來高山大川非無所得而此韓鄭趙三君  
子於高山大川更於千層峯頭冠一玉也萬頃波面  
生一月也又曰明哲之幸不辜豈非命也韓謂高麗

高士韓惟漢也鄭謂一蠹先生趙謂公也三公皆隱  
居地異山下而或免禍或不免故云其稱道如此公  
生平大肆力於典墳學甚博文甚宏妙冷決高第如  
拾芥摘髭而詩又老蒼雅健其漫興一首曰愁坐清  
宵數漏籤朝來捲幔對山尖鶯啣晚色啼深樹燕掠  
輕陰入短簷卧穩正因身慣懶家貧非是我為廡平  
生壯志消磨盡羞把菱花照老髯味此一齋他可類  
推而家難兵燹放逸殆盡獨此詩見錄於東文選可  
惜也已嗚呼夫以公之忠孝大節苟能徂君行道展  
布所蘊則挽頽波振弛綱直易易焉而遭時不淑齋

志就殲行路聞之尚且咨嗟涕泣况我為子孫者當  
作何如懷耶公之言論事行為法當時可傳後世者  
非止一二而年代既久邈不可詳謹採野乘雜錄及  
家傳可信者識其梗槩如右茲豈足以發揚公遺光  
聊以寓後裔遠慕之誠爾六代孫顯期謹錄

世傳公小時夢登頭流第一層倚杵於天向日搗  
霜聲振八垓人以此為三壯元微云語涉誇誕不  
能無疑故今不載焉又傳公並魁司馬解額覆試  
又魁宏辭科故人號其居為三壯元洞云其魁司  
馬解額則無可徵文獻故亦不載焉而嘗見佔得

金先生有送公詩曰高才穎脫正芳年首膺宏辭  
氣裒然冠玉吾知中有璞滄溟入道外無天連空  
沈澹傾三雅落地雲烟滿一船想見扶桑風土記  
歸來拜獻赤墀前觀此一詩亦可以想公風流文  
彩之一斑故聊錄于此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五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六目錄

行狀

兵曹判書金公佐明行狀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六

行狀

兵曹判書金公行狀

公諱佐明字一正自號歸川金氏本新羅國姓羅表  
有王子避地清風仍為郡人至諱大猷始顯于麗諱  
昌祚位侍中諱仲源官上將軍入國朝諱奎官御  
史中丞諱湜魁賢良科官大司成與趙靜庵光祖為  
道義交首唱性理之學罹己卯士禍事在八賢傳寔  
公之五代祖也高祖諱德秀遭家難不仕號順真子  
贈吏曹判書曾祖諱葉軍資監判官 贈左贊成祖

諱興宇成均生負有文行早卒 贈領議政考諱堉  
領議政謚文貞有德望事業為世名相紀在太常妣  
貞敬夫人尹氏坡平望閔孝子成均進士 贈吏曹  
叅議諱汲之女也以萬曆丙辰十一月十九日子時  
生公于嘉平潛谷寓舍文貞公以公所生日辰支干  
生勝推之謂曰是類鰲城相其殆貴乎公少而英邁  
卓犖標舉絕人眉目秀朗丰彩照映若丹霞之帶朝  
日也出入人皆拭目如望神仙中人纔髻鬢已解書  
能作大字 仁祖在潛邸嘗目人見之六加稱歎特  
賜狼尾不律以獎之尤聰警善學不煩程督文義日

進十八中崇禎癸酉司馬出遊泮宮聲譽謁蔚一時  
勝流爭願與之交丙子文貞公奉使京師冬金人犯  
我公與李清風公奉大夫夫人避亂江都江都陷公背  
負大夫人跋履冰雪望海而走絕食已兩日追船或  
不及或及又未登適遇一船船中人亦已滿且發不  
可復載公謂清風公曰汝奉慈親守此巖石日沒則  
舉火我將以誠乞此船船不來是我死也遂憑趨獨  
投艙艙間舟既過別嶼公乃求哀於船人請回泊以  
濟老母船人曰我向水營無回泊理公曰如此即卸  
我遂將赴水船人動容慰解即從公回船船迴而日



果將沒矣抽行中婦女釵釧之飾以謝船人船人曰  
我特感生負誠孝豈為受此物乎時公年僅踰冠其  
臨危勇決能以至誠動人已如此癸未春應柑製大  
學士李公植將以公文為第一文貞公適長玉堂承  
特命參考知為公所作降置之第二甲申秋擢別  
試丙科分隸承文院權知俄被薦史局時 朝廷多  
事公不欲居榮次曰何苦自入於千古是非叢中乎  
當講署不能仕本院由正字序陞著作博士移侍講  
院說書錄玉堂南床參下極選也丙戌陞拜兵曹佐  
郎秋又擢重試連除副修撰修撰將入天官時有柄

相子辟覬要路圖梯援公務自斂避遠又居殿不就  
戊子復為修撰公因族人喪書求葬夫於圻邑邑宰  
併他朝紳囑簡封聞于 朝抵言公嘗求喂馬爰藁  
公就理對以實以犯關節禁謫咸鏡之安邊己丑春  
始 賜環夏 孝廟即位叙復入玉堂為修撰嘗因  
夜 對極言黨比害國不悅者為之側目辛卯由校  
理入天曹為佐郎陞正郎無校書校理侍講院司書  
漢學教授冬以重試准職 恩例超太僕正其在選  
司僅五閱月而力恢公道不苟合朋輩為依違黜從  
臣諂附時議者于外薦親友屬以海役人愈益以為

難移應教司諫常帶春坊遷執義復還司諫諫長有  
黨比勲貴者受其嗾劾李延城時昉以附麗器遠自  
點兩逆語至危險張皇震撼同僚無敢為異同者公  
獨曰論人如畫人顏面必須毫髮不爽方可以服人  
心而定國是若遺其實狀加以非罪則彼豈自服而  
人孰信之今直罪時昉以不能先國家之惡而後私  
讐如古之廉藺云爾則彼必無辭而人聽亦快矣遂  
以此引避其論卒不果行壬辰由應教擢拜同副承  
旨俄適拜兵曹叅知旋復入銀臺自右副至左無承  
文副提調歷禮兵刑工諸曹叅議判決事大司諫大

司成或一再任或三四任或至五六焉而前後除喉  
司者凡十八為最多公夙夜在公非有甚故未嘗一  
日言病久則浹歲近亦至八九月 孝廟每明慎庶  
獄尤留意戎政而於諸承宣中特才公始常任公以  
刑房後則專屬以兵房事公既明鍊疆察網糸畢舉  
無毫髮遺漏尤能周旋左右敷奏詳晰 批旨有過  
中而不當理者公或面對或繳還論執至再至三而  
不已不置為應文塞責計如出律無死而故入于死  
者抑守宰濫賞諫打圍非宜之類隨事箴規不可以  
一二數嘗從 上駕幸獐坪第問疾喪出倉卒 上

已舉哀公以為君臨臣喪禮也而不行久矣今不可苟然為之請令禮官草定儀法 稟奏舉行及日暮將草 啓請 上還宮同僚有有文望將主詞苑者忿迫淹滯禁不能下筆公自口號屬草不復加點而辭理俱到旋降旋 啓一院皆服公敏速為不可及其在禮部奉 命往祭魯山墓于寧越還陳本郡弊瘼請蠲役減賦其為諫長請勿逮治湖儒丁督雖荐承 嚴旨而愈盡言不撓論斥諫官之以異己而迎擊承 召玉堂者之非儒臣與臺官各挾所私爭論公兩劾罷之兩人者即公素際又時所謂名流主持

言議者也時文貞公方以原任大臣與聞 國政公自以宰相子務屏退不欲干朝家機務唯居其職盡其事而已丙申四月 上引見諸大臣宰樞謂曰近日備局事多滯且不中窾要諸公何乃置度外如是諸臣拜謝仍言諸宰多老病未得可以專任有司者時公方以兵房承旨入 侍 上顧謂曰如承旨明敏可任何不畀之諸臣言誠如 上教萬資級尚卑請除為副提調 上特命加階嘉善俾專管籌司公惶恐辭謝不能得遂除工曹叅判移都承旨適拜大司諫移吏曹叅判以連擬忤 上旨者於清要特遣

罷冬叙拜副提學公以君德成克專責 經筵不遽  
於經學而叨居集賢首席非量已也且例兼史館修  
撰而與知春秋有姻嫌疏引金清陰乞免例固辭遂  
又拜大諫丁酉兼同知 經筵兵曾參判移禮曹夏  
拜大司憲 上因旱災求言公應 旨陳劄論時政  
語甚剴切 上嘉納之適拜漢城右尹移禮曹又移  
都承旨適付同知敦寧又拜刑曹秋出觀察京圻嚴  
殿最絕干囑聽斷神明列郡震肅有徵二號為時大  
儒者攘人墓地爭訟闕然公斷以法不饒其人多親  
友助之言群起詆謗公不止曰是為塚中何許枯骨

使孝子茹憤至此時宰至有勸公以具錄文案一通  
以備日後辨析者公笑曰吾未嘗有所意必左右不  
過是其是非其非吾無所懼不須錄也有俘譯為中  
行於彼中者來我國必橫恣惹釁人皆畏懼灣上小  
隸之從而來者亦乘藉咆哮甚於諸胡公怒曰自閔  
尚書聖徽以後無敢治此奴遂使此奴凌轢若此耶  
遂拘其最作惡者三人 啓于 朝刑之至死自此  
西諫始小戢戊戌適付同知敦寧移大諫已又拜右  
尹夏又拜知申事兼管藥房適 上違豫已久內外  
章奏之留院者甚多公於 侍針藥之暇取諸路書

狀用啓本單抄之例亦貼黃而撮其槩且察其緩緊而時入之以便 上省覽而事亦不滯 上一夕特教曰卿念予疾病如是盡誠為之予甚感激時文貞公亦患微恙不已 上嘗於卧內顧公曰領府事病近復如何為之勞問再三文貞公疾寢甦公陳情乞解職救護適拜大司成九月竟遭文貞公憂己亥二月又丁內艱始公外家於先喪嘗用杜當陽所謂羨道之制而當時卿大夫家間亦有用之者公之營文貞公宅坻也復因用之不喜公者在諫院遂執此為僭制論公以考律勘罪至請改文貞葬先是文貞公

當朝務為公正直諒深惡新進喜事者之排軋標榜一無所假借公又耿介特立未嘗少貶色辭益取怨怒主時議者必欲擠陷公而無瑕隙可指旁伺者久矣及是躍然曰是足以據法斥黜某某廢則 朝無可悼者矣不議於僚案於常參面 對獨陳 上已燭其狀謂曰此事士夫家比比有之何獨於金某論之及長官以見輕引避又諉以猝聞入 對未及相議為辭 上又教曰大臣之葬謂之僭而罪其孤至請發改則是何等舉措而不議於同僚有若乘時汲汲者然乎殊非光明正人其事若此事成風日後奸

一峯集 卷之六  
回輩欲狙擊善良者皆以此藉口其害可勝言哉况  
聽其言則似非伊日猝聞者尤可駭也於是重臣之  
主時議而為 上所審禮者又極言其不畏疆禦為  
可尚申解不已 上竟執不可公由是獲免只革職  
旋叙至 顯宗辛丑夏始服闋拜工曹叅判公在平  
丘先隴下陳疏力辭仍請出試湖藩先是 孝廟用  
文貞公建議特許繼行湖南大同於旁海諸邑 顯  
宗初又命均行於山郡然文貞公既卒朝臣又無為  
國力費者媚忌公父子並詆其法又誘湖儒更疏言  
其不便幾罷公慨然息有以述先志而善良法也又

不樂在內故有是請 上下其章于 廟堂廟議方  
欲重用公故不許出外仍復兼備局有司同知成均  
義禁府槐院提調等任如舊秋書 仁宣大妃尊號  
玉册文加階嘉義拜大司憲公上疏固辭遞拜都承  
旨嘗於 筵中啓曰 朝廷號令不行查覈諸事雖  
涉緊重者外方多稽滯不以時 聞如法府刑官開  
坐甚稀罕事多曠廢請如 先朝故事申飭憲府有  
擬律不公者公又曰三尺法雖人主不敢有所輕重  
况該官乎請加警言責文以時方凶歎請節損 進供  
諸費又曰纔過 陵幸又為 朝叅臣隣瞻仰孰不

一峯集 卷之六  
歡抃但近日久不開 筵又不 召對羣臣雖有所  
懷無由陳達自 上雖有眼患願頻接臣僚或使  
筵臣讀書憑几而聽之其於進學必有益矣至如不  
緊惡狀奏有煩 睿覽者亦使臣等讀於前以賜發  
落亦甚便矣 上遂特命諸承旨持公事以時入奏  
有西民與勳臣家訟田見屈訴寃者公又請令該司  
明覈決之毋使遐氓有怨 國家事未幾因事乞免  
仍陳規戒其略曰天行若不健則萬物何得以遂焉  
人君苟不力行則庶績何得以凝焉是以聖如周文  
而昧爽丕顯賢如唐宗而不安丙枕曷嘗有逸豫而

進德優遊而治理者乎 殿下春秋鼎盛清明在躬  
此正奮發志慮勇往力行之日苟能惕然警省絕姑  
息偷惰之念加嚴恭寅畏之心策勵羣工經紀庶務  
則風動之效當在於轉移之間豈不快哉宋臣蘇軾  
曰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禍其言最深切至今令  
人讀之常有凜然之戒伏願 殿下尚念于茲臣聞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以臣藐末猶能達事我 仁祖  
大王及 孝廟兩朝之所以致勤於此者臣可得而  
知之雖以小節言之如享官受香必在清早則受押  
之單纔 啓即下如監軍巡將之受牌事例嚴重則

落點之降每趁宣飯之後 兩朝之事夫豈偶然哉  
曩曰 殿下久在調攝之中多有差過之時是無非  
喉舌諸臣不能隨事陳白之過而亦由 宮中掌故  
不能詮 稟之失也至於禮貌大臣之節我 仁祖  
大王尤致意於此雖尋常話言之際章奏酬答之間  
未嘗少有忽焉是以藥房之 啓登時發落相臣之  
疏劄入不拘齋戒 批不踰時刻我 仁祖在邸之  
日實嘗親炙於 宣廟其必有遵述而 孝廟承之  
亦罔敢小忽焉 殿下之所當法者其不在於 兩  
朝乎至於諸司草記庶僚陳章雖與此有間亦不恒

留時而引日一則曠官而廢事一則逆揣而妄議如  
非熟思裁斷之事則亦願隨事 批下俾無留牘於  
乙覽也大抵人情狃於安逸則易起其頹惰則難如  
非大段着力何能變化氣質意以匹夫之身慮百畝  
之易尚不欲晷刻放過况以千乘之尊受 祖宗之  
託係兆庶之望貽燕翼之謨其可自暇自逸苟一時  
之安忽經遠之圖哉曾在 先朝因 筮臣建白令  
史官謄取 列聖誌狀以 進矣 殿下亦嘗 覽  
觀於清燕之側乎我 世宗大王即東方之聖人也  
宵旰憂勤勵精圖治三十七年如一日焉當此之時



品式備具樞機周密軼於漢唐之治世語云欲法堯舜當法祖宗 殿下之所當法者其不在於此乎臣在 先朝叨 侍經筵 先王嘗講周書文侯之命篇題之辭顧謂臣等曰此非譬喻於今日之事而今日君臣上下不可不思患而豫防之也 淵衷之發出於尋常萬萬而不獲已也但古人所謂凶器危事之喻不特取戒於用武之際而已千金之子尚不垂堂况以 人主之尊豈可親莅於倉卒之間致有萬有一危之慮乎昔年銜檠之虞尚未痛定而大臣之誤觸又出於不虞思之體粟伏想 聖懷當復如

何伏願 殿下深加戒心克盡慎密之道苟於日後欲有所試則毋寧 降旨明教俾令有司得以周旋於先事之辰而庶不至於如昨日之患遽顛倒一舉而三失也臣本無似忝叨近密目見綱紀之日替而不能執一維持以尊 君命心知古事之日亡而不能隨事糾察以存體例而又不能陳達所蘊終又混黑而退則臣罪尤大茲將一二故事仰瀆於 冕旒之下一得之愚有所概於 宸心則不必宣露此章而特 賜採納 上優批荅之適授大司憲又力辭不拜大臣 啓請差公宣惠提調俾專管兩湖大同

一 卷之六  
事大同即文貞公所建行以均賦紓民者而朝議糾  
掣乍沮乍復禁防條例又從而大弛公遂悉心經畫  
務為振刷申嚴而酌緊歌裁濶狹尤必使京外俱便  
公私兩益湖西自乙巳以後歲仍飢饉 上又連幸  
溫泉各邑收米以災減以 恩減減於常額常什之  
四五而京師諸司之需用一無所省歲入漸縮儲待  
日匱而公拮据調度隨事辦理一路賴以粗安圻甸  
則自李完平設法宣惠民始以為便而亂後以此使  
絡續根本大困 一朝廷又設常平廳以助其不給而  
民猶未大蒙其惠及公提舉自宴筵所需以至求索

百物悉制為恒式自常平措辦無闕以下各邑各邑  
只出路支應而已分畿邑一半以適供來往以省其  
奔命道路民又大便之關東地素磽瘠而丙午戊申  
兩年復大歉公實主賑事白于 朝盡蠲一路征徭  
如海產朔膳亦自京廳予價 封進一如畿營例東  
民亦多賴以全活冬拜禮曹叅判兼賑恤廳提調時  
上將移 御慶德宮特 命修理諸役務從簡約而  
莅事中消多有不法者公上疏極言其違令之罪請  
於移 御後如有新鮮太過者則摘治有司及中官  
以違制之律且曰 國家不幸連歲大侵庚癸之呼

遠近同然倉庾之乏內外無異加以星文告警地道  
不寧其他變異指不勝屈無非敗亂之徵危亡之象  
殿下深居九重雖未能盡燭而愚夫愚婦皆知其禍  
患之迫在朝夕也年少氣銳之人徒懷慷慨而語不  
中窳老成輔弼之臣或知其然而亦無奈何國門之  
外未見藩蔽之固肘腋之間或慮蜂蠆之伏雖在昇  
平之餘足以馴至於亂况值衰微之極幾何其不至  
於無可救之地耶嗚呼 祖宗數千里疆土 國家  
百萬民命皆係於 殿下之一身 殿下之自處其  
可同於匹夫之苟安而忽經遠之圖哉近以賣官也

船粟也免租也減貢也而觀之則似乎憂民之惡而  
以侈汰也宴安也慢 命也姑息也而言之則未見  
有圖事之實上下交修之道其止於此而已乎意桑  
穀雖雉之異古之賢君身親遇之未聞其歸咎於物  
妖而只修反身之德豈慮有所不及而然耶今有牛  
而兩頭牛猶易罪至於星之晝耀其將何掩惟願  
殿下懋修厥德不容虛偽事天以實愛民以誠求才  
如渴而嚴賢邪之別從諫如流而察公私之分以猛  
濟寬勿移威福於下以敬勝怠常存兢業於中則雖  
妖孽式月而生或得全安之助如其不然則臣未知

國家將稅駕於何所也時災異屢見朝論益潰而又  
有名宰指物怪為非災者故公疏及之不悅公者果  
騰蜚語謂疏中某語指某人諫臣至有陳達於  
筵席者公又明陳其不然壬寅二月因大臣言特除  
工曹判書諫官言內戚不宜先被特陞還改授吏曹  
叅判三疏辭不拜移大司諫大臣又力言目今人才  
當以金某為第一終不可不大用遂更拜禮曹判書  
秋移長兵部八月上大閱訓局御營兵於露梁公  
以本兵實總其事中軍鄭傅賢方下營違節度上  
趣命大將李浣改其陣又不曉上旨最後公馳至

其壁易置其旗而陣始成上乃霽威得無事尋代  
洪相命夏為守禦使公既莅任首閱倉廩考穀銀較  
卒伍大懼踈虞耗弊緩急之無可恃畫營宵度至忘  
寢食建設修繕汲汲如不及山城之穀僅十萬而在  
民為什七八在城為二三公曰國家所恃為大蓄  
積者三京師江都及此城而已不可虛擁空簿以債  
大事每勅州尹且時遣從事催收舊糶而悉摘奸民  
中積逋過百而不輸者並徙之北邊又覈其流亡困  
瘠而實無如何者並請于朝蠲之至數萬又繕墉  
堞拓解廩初營館於形便地俾閱戎講藝歲兵貯粟

皆有慶所大鑄火砲刀槍造弓箭煮硝黃以累萬計  
無不精利堅銳以至鉦鼓旗幟舉皆一新因廩庫藏  
餉械充牣而凡係行宮百用亦皆豫具始公之受  
代也京廳諸粟之不脫者五百米則不滿二百紬以  
尺布以疋魚鱗以束膠筋角以斤以掬皆不滿十及  
公為之數年而十者百百者千或有以萬數者蓋安  
于尹鐸之政兩不相循而公則左而右之張而弛之  
規畫措置動中機宜初若小煩而後無不以為便者  
每歲常會三營鍊操申約束明賞罰紀律齊肅又揀  
牙兵精壯者以農隙分番入衛講閱如杜抄之制人

言自李完豐後四十年間辦此職者准公而已時有  
以捕賊勞陞資者相續公進 啓曰恩賞既廣外方  
多鍛鍊成獄希覲非分一入死牢無一出脫或徑斃  
杖下或不忍痛楚而誣服橫罹冤枉其類甚多請自  
今必捕得獷悍僮伍殺越人命如法典所載者外並  
停僭賞且區別首從以抑僥倖又於藥房 入侍時  
從容言曰 玉候久未安寧而結核處亦未得診按  
未知近日漸有差效乎備局事雖不至大段積滯大  
臣諸宰之阻於進見者已久羣情頗以為鬱且臺諫  
所論如醫官之乘醉 入侍儒生之陳疏被囚內侍

一 奉集 卷之六 十五  
之詬辱教官皆所當爭執者而 俞音尚闕上下相  
持終為 聖德之累臣竊悶焉又嘗論 朝廷乏人  
仍言曰凡物長之則難折之則易於人亦必須蕩垢  
拭瑕庶無遺才今者一經譴罰久廢不錄此最不可  
者 上皆嘉納之甲辰執義李端相疏言在野儒臣  
之不赴 召實由於金某之以其所論已亥服制為  
不是且以金某之意如此則 國舅之意亦必無異  
為言公上疏陳卞曰端相嘗問臣君於近日服制之  
論所見如何臣以尹善道之用意構人固不仁矣而  
至於當服三年之說不為無據答之凡人意見雖各

自不同豈可以此為賢者進退之所係乎今端相所  
謂 國舅之意亦必無異云者尤為可恨 國舅之  
意如此則又將推以及之於何所乎疏出時議譁然  
諫官相率請 對諉公以疏語大失論罷公職大臣  
言公所受任重不可以語言微過罷仍言朝紳不相  
寅協自 上准當鎮靜 上初命勿罷諫官又侵攻  
大臣以塞言路三公並引入 上責諫官復 命罷  
公公既罷歸平丘冬叙判刑部累辭不就乙巳因清  
風公病甌入城始拜 命復帶守禦宣惠等司諸任  
如故以癸卯 上候違豫時藥房 侍藥勞加正憲

階夏上以眼患瘡核諸侯閱歲愆和惡議幸溫  
泉試浴命公先往整理行宮諸事公相度便宜  
經營御室及百官所處僅七日而畢還迎上於  
中路因陳本道兵集境上以待者已過十日當此東  
作方惡使數千農軍釋耒耜備糗糧頓頓道路此最  
可憂上既至行宮遂命罷鄉兵悉歸農湖民胥  
悅冬差節使赴燕仍離適本職丙午春復命授知  
中樞夏判漢城尹偵查勅於灣上還陳兩西列邑履  
獎狀又以客使需索逐歲倍加所經營部罄竭不交  
請自今勅差備通事與通官衙譯從行者殫力開疏

有能得其輕減者差赴燕一次或加優賞不若施重  
罰者為咎以寬一分民力秋復判刑部兼提舉太僕  
冬又再任本兵丁未養復從上幸溫陽還董視  
永寧殿重建之後時公遭際戚又積有勞傷引疾求  
免章屢上不許大臣請特允所請以優調治始適  
授左叅贊病少間入對筵席仍極言曰目今公正日  
少偏私日勝朝著之不靖甚矣如入侍承旨二人  
其文學才望即所謂朝紳拔萃者也而亦多有偏係  
之病進退適塞隨其好惡以致趨時附勢者爭相慕  
效務為朋比喜張言議此殊可惜也若令此兩臣者

祛偏私恢公道用人勿以親疎持論一循平正精白  
一心共濟時艱則豈不美哉如是則雖十日一講必  
有益於為國苟不如是而徒使講官略說文義承旨  
謹書判付而退則雖日三晉接亦何所補乎臣非不  
知清議固是好題目 國事之潰裂亦非專由於兩  
臣而年少浮薄之輩輾轉波蕩其流之弊將至於害  
八國家此不可不憂也又言於 上曰夫王政必曰  
仁政稱人主之德亦必曰仁厚之德唯仁唯厚固可  
謂美矣綱紀解弛者亦不可不一以剛德振之 廷  
臣有以導君以剛果為非者公曰不然夫沉潛剛克

本聖人之訓人君之道尤當以陽剛為主也以四時  
言之既有春生又有秋殺有春而無秋必不能成歲  
功近者冬霧四塞時氣失節此亦 國家專尚柔道  
之致也戊申 永寧殿修改既畢用其勞加崇政階  
拜戶曹判書兼判金吾又於 筵席言於 上曰今  
筵臣所謂收召人才聚精會神者誠得矣自 上既  
難盡察臣僚之賢否且 朝廷有黨議以來入者主  
之出者斥之此烏得為公論乎昔在 仁祖朝銓郎  
權輕今則銓事皆歸郎官有譴責則諉以下僚使  
君上無所施罰當除拜則稱以執筆使官長不得官



人此 國事之所以日誤也上之視羣下如天之視  
萬物陶甄生成必無彼此之殊而即今見忤時議無  
非廢棄者甚多其中雖未知果有特出之人才亦豈  
不如今日之隨時浮沉歷敷臺閣者乎雖以頃日別  
薦言之憲官薦諫官之叔諫官薦憲官之弟如是用  
私此亦大可寒心者也時入 侍重臣或言銓郎權  
故不重或言 朝廷之不為黨論已久公曰此近於  
面謾矣兩臣懟甚有訟言大臣兩和解之夏出視南  
漢因乞由歷展平丘先墓疾復作遂懇辭遶付知樞  
尋拜吏曹判書公聞 命感然曰即薦其可草乎黨

論其可息乎吾豈可以親戚賓客之得我而遂冒衆  
忌而處此乎諫官竟以漢家不相竇廣國元帝亦不  
用馮野王為言即遶還付中樞移拜工曹判書己酉  
春移判禮部復兼金吾丞 命往視設倉便否於安  
興夏 上復 幸溫泉 命公留都復判度支庚戌  
春三主本兵以 神德王后祔廟禮成用都監提調  
勞加崇祿階尋與枚卜因臺 啓請 內降諸旨悉  
關由政院毋直令中官分付諸司公亦陳近日內侍  
頗有橫恣之漸因尚方貂皮事公又陳中官索賂至  
有受五十金者此甚可駭又陳太官所供物膳不用

賂則常為掖庭人所黜退其弊滋益甚昔在成湯之時夫豈有女謁苞苴而猶以此為言者聖王之意蓋恐其於暗昧幽殺之中或有所未及覺察者而然也此必須隨現嚴治庶有所懲戢矣 上為之動容嘉納秋以藥房 侍藥勞又加輔國階於是班視三事矣公周流六官所莅稱辨有赫赫聲而尤長於折獄其為司寇嘗先與郎胥設禁約痛繩詐代人訟狀者以法公聽斷違情為雖積年疑滯號難決者及一經公眼端緒立見剖判無留不獨伸者頌悅負者亦驚嗟稱神明其理曲而冏者皆瞿然自避去嘗有寡

姬迫于貸而鬻其子者公即撤嘉肺之餘使自贖以完其母子一夕坐曹有荷校而入于庭者公遙見謂曰此富平吏也左右試問之果然吏自言曾費牒詣圻營一謁而退計日月則已十稔矣人莫不感公之惠服公之明都下至為語曰古朱悅今復出悅蓋麗朝典理稱方正者云其為度支曹中舊多猾胥以絕簿書盜竊為事者皆凜然相誡戒以毋作欺生事至諸屬司亦無敢張文書虛瞞為耗沒計公只撻察領要不事苛細而所費大省公藏盈溢嘗以 內進豹褥品尺中制而為中官所止却公嚴詰其不可又嘗

建請勿遣內司官於外以貽弊列邑中貴屏懾方公  
在曹時亦無敢作氣勢操縱者其在兵部尤抑僥倖  
嫉公道如有才器可用而沉屈不售者必加甄拔雖  
威重難犯而褊裨卒校如有負膽氣能犯顏直前則  
必優容開納大加激賞每春秋禁旅都郎及國家  
有武舉公必自擬掌試事務公務嚴人莫得以售其  
奸一經視閱則輒盡識其身名才技以至馬蹄數肥  
瘠皆然 上之幸溫泉設科也其屬軍班者多賈人  
子日夜伴人取金於京為行賄計及聞公又典試日  
夜齋金不待試皆遣歸曰此爺何可謾也公嘗諭諸

道兵政之日壞每欲一有所變通至辛亥春首先釐  
改湖西舟卒之獎盡蠲其陸物之價又於所納七布  
減其四更定節目 啓于 上而行之當公病革侍  
者見公猶自取案上文簿番閱視之即湖西事也又  
以諸色丁役唯鷹師最苦將有魚爛之弊方且長筭  
釐之而公已病矣公久典重任所帶如 經筵內局  
籌司金吾守禦宣惠太僕賑恤諸務無非關係軍國  
者及他兼領諸司並十有六公每晨詣藥房 起居  
已坐本兵裁庶務已又赴金吾議讞已又出賑所檢  
賑事歸家又聽治守禦太僕諸寺事非有疾病呈告

不廢風雨寒暑曉出夜歸獎精殫力幾十年所積勞  
瘁成疾竟以辛亥三月初九日復于鄉校洞之寓舍  
享年五十有六始 上聞公有疾馳遣太醫賁 御  
藥相續於道及訃聞震盡至夜深臨軒歔歔悼惜者  
良久輟 視朝二日 贈贈祿特優以是年五月權  
厝于平丘先塋至十一月辛亥永窆于楊根牛川酒  
谷里已坐亥向之原夫人平山申氏東陽尉翊聖之  
女領議政文貞公欽之孫於 宣祖大王為外孫幼  
有至性十一遭貞淑翁主憂哀毀若成人及歸公事  
舅姑盡誠敬接妯娌得歡心承奉公無違事尤自盡

於蒸嘗蘋藻之奉其見諸事行皆可為閨閫則篤愛  
同氣伯兄副學公罹奇禍諸兄弟皆早世撫其諸孤  
恩意曲至敦宗黨族姻親踈遠通各盡其道識慮明  
透類士君子諸親屬每有事必來咨決與公處幾四  
十年公甚敬重焉先公五年以丁未四月二十五日  
卒享年五十有一墓祔公墓左同壙而異室有一男  
一女男錫曾並魁司馬文科歷典文衡今判兵部兼  
帶守禦宣惠諸任一如公方為國家所倚重女適林  
川趙顯期判書初娶右議政李厚源女無子繼娶府  
尹黃一皓女育一男一女男道淵女幼趙顯期有六

男六女男正緯正紳正緒女長適然奉金魯得次適  
生負李郟次適李寅燁餘並幼公天資聰穎操履端方  
而有確然不可屈之節尤敦孝友篤倫理事文貞公  
左右承養融融悅豫非有公故不忍暫違其侍疾病  
晝夜躬湯劑不解衣帶及見背水漿不入口哭泣不  
輟聲自始含斂至封植塋宅盡誠盡禮無一毫不悖  
於心者尹夫人自經文貞公襄事却藥餌不進公於  
半載之間荐遭巨創遑遑如窮人無所歸并奉几筵  
於一堂每朝夕祭奠輒悲哀號絕不能自止隣里感  
動嗟嘆居外廬不履闕內不脫衰經寢處飲食一遵

禮制服既闋每晨謁廟而月展墓每當夫日常齋居  
蠲潔儼然正坐以至達宵每於四時上塚頻乞暇如  
不得暇輒自求祀 寧陵仍馳徃省掃與清風公友愛  
隆郵一日不見即悵然懷思晚年常同處一第朝夕  
相對怡怡和樂仲姊寡居有宿疾迎于家醫療盡方  
雖公務鞅掌日必一首季妹病亦如之飲食饋遺相  
續俾不至缺乏推之族戚亦然其居於鄉曲者有婚  
有喪皆令取辦於公家如其家雖至踈遠待之皆有  
恩意至有提育童弱而教之學以至決科第成立者  
居家簡嘿寡言笑動止有常度雖家人鮮見其情容

於子弟雖慈愛甚而莅之以莊其待僕隸極嚴閨庭  
內外肅如也清風公位既貴年又不甚差池然常曰  
家兄性方嚴欲言私事到口不敢發也與朋友交初  
不為苟悅其當公義相規亦不以私意少貸而至含  
盃酒接慇懃風流映發翰寫靡羸間以調諧豪氣襲  
人人亦莫不親愛公公又尚氣誼重然諾一與之定  
契死生不變推及其遺孤生則怜恤病則繼以藥死  
則辦其喪其拯人困厄濟人貧病如嫁貧女衣食凍  
丐持公細行耳蓋自先文貞公以純誠大忠功烈後  
著而公又受知 兩朝致位上卿居恆自勵以盡節

奉公忘身循國為志上欲以尊主威而重國勢中欲  
以破黨議而肅朝綱下欲以革弊瘼而蘇民命入而  
敷奏 筵席出而訐謨 廟堂者無不明白息至切  
中時病百僚恬嬉曠廢職務而公獨夙夜虔共克勤  
靡懈舉朝朋比背公死黨而公獨危言正色孤介特  
立其承訓述事愛君憂世之念炳如日星堅如金石  
質神明而無愧處顛沛而不渝雖哆哆喻呶驅世訛  
敷而益激厲無少沮晚而 主眷愈隆輿望愈屬大  
臣愈信嚮官有難辨則曰某可屬事有難為則曰某  
可了錢穀甲兵咸歸管轄文武內外因不適宜以公

一身而繫 國家重輕如中流之維楫崇厦之榱棟  
及其沒也朝野驚慟上自薦紳下至委巷莫不咨嗟  
太息曰賢宰相亡矣國其如何以至流氓丐兒相聚  
而哭於庭曾所受杖軍門而幾死者亦自為文哀哭  
而奠焉雖與公素不相能者亦曰誠於國才於時今  
無其人矣國人追思愈久不已曰某所多多益辦者  
今分諸衆人而猶不濟人才之相遠若是耶國有大  
事則曰某公若在當如何處茲市民無知初苦公制  
節者後乃相言曰使公在者必方便活我矣噫此可  
以見人心之公矣假令公小延數年位鼎軸而盡展

所抱則公道庶可恢國勢庶可尊氏運庶可通而天  
不慙遺奪公斯速此豈人為也哉公雖奪公世務不  
能專意學問而喜讀魯論雖在禁直公終少而必  
唔不輟每月夜朗誦諸葛武侯出師表有讀已尚友  
之意為文明白剴切而尤長於書疏 朝家每  
有南北機宜必待公定著咨札筆法道義嘗書屢  
朝寶冊旁曉音律射藝亦過人皆出於天才非習而  
能也雅志愛山水嘗探歷楓岳天聖嶺湖諸勝槩尤  
愛重興道峯曹溪泉石得暇便即匹馬山嘗倘徉忘  
返居第在終南下而先文貞公架小亭於松間巖際

有山林水石之趣每中層巒呀然有出塵之想少  
號歸隱晚揭堂扁曰退憂蓋取范文正進退憂退亦  
憂之意也嗚呼世降時未全才實難其有行義能文  
學優政事者或不無其人而若公之才誠無至忠孝  
兩盡當求諸古人非今世所得也君子謂公奉公  
憂國如祭征虜聰察剛明如趙公者杜絕干請如包  
孝肅孤立無黨如呂汲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諸  
葛武侯之遺風而至於孝悌至行雖柳山南家法亦  
不多讓云 顯宗大王三年制其將躋祔 太廟廷  
議推公當配食 廟庭判書公使顯期序次公官歷

志行如口以備當世知言君子裁擇以請牲石之文  
嘉林趙顯期謹狀





